曲苑千步 风荷万里

□卢书忠 文 李岩 图

曲、苑、风、荷，这四个字，我觉得个个数，样样好。

曲是曲水廊桥了。这在西子湖畔，全无了东向杭州城中勾栏瓦肆的繁华，却有仙宫殿宇般的出尘之姿。

苑，几时又得这天上人间的苑囿？是钱塘江的充盈，钱镠王的疏浚？还是苏轼的肩头，白居易的双手？

风，是夏风、秋风的交会了。

荷，不是皇宫帝苑的贵荷，不是川谷之气的野荷，而是风湖雨湖晴湖雪湖的荷，最当娉婷，最是绰约。

曲苑风荷的荷，有仙气，也有人气。

我疑心许仙赠予白娘子的伞，就是一篷荷叶。

曲苑风荷，曲是形，苑是体，风是味道，荷是爱人。

我年轻时，曾多次浪游了杭州西湖，尤喜千步曲苑，十亩风荷。

曾经醒。西湖给抓得到风的人以风，给听得到雨的人以雨，给触摩到爱的人以触摩。

曾经睡。拍阑干，美人靠。此时，红鲤深潜，芙蓉出水，唐诗懒得动了，宋词也懒得动了。人伫立，风在动，荷在送。

疫情以来，缺席了西湖印迹，却念念曲苑风荷。

恰巧李岩老师又到西湖一游。她从兰大到浙大，在浙大教书，是真正的近水楼台了。她轻移莲步，漫步桥头。

她说，她的荷，是牵衣角，是花折伞；在太阳那边，在树的那边。

我的思绪被牵引了。心如风荷摇曳，泪如荷珠滚动。

偷了老师的“荷”照。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

南宋的风吹来，有荷的味道。西湖的香飘来，有风的声音。

我用瘦金体书写了曲苑风荷四个字。我想，大概瘦金之“瘦”，才能对得起风荷的丰腴吧！

我瘦荷丰。

曲苑十里，风荷万里。终将到达。

遥远的青纱帐

□曹春雷

初秋，村庄会被青纱帐包围起来，如果在空中适当的高度，以一只鸟的视角俯瞰，大片的绿裹拥着一片白墙红瓦，煞是好看。从村庄四射出去的路，温柔地割开这青纱帐，就像裁剪开绿色的帷幕一样。

人走在这路上，如一只移动的甲壳虫。我常常就是这样的“甲壳虫”。我喜欢在青纱帐里到处游荡，有时挎着竹筐，顺便割点猪草。有时什么也不做，慢慢悠悠，插着裤兜，从一处青纱帐穿行到另一处青纱帐。

玉米们总是站得笔直，列队欢迎并接受我的检阅，玉米棒子是它们怀抱着的“钢枪”。高粱们害羞，红着脸，微微垂头，风来，轻轻摇晃，低声私语。麻雀们成群结队，大摇大摆站在高粱穗子上，低下头偷吃一口，抬起头叽叽喳喳。我抬手吓唬一下，它们呼隆隆飞走，在空中盘旋一会儿，又落下。

村人扎的稻草人，一点儿也不管用，有麻雀会落在稻草人的头上、胳膊上，明目张胆示威。它们鬼精鬼精的。

青纱帐，是隐秘之地。祖母在世时，曾说过抗日战争时期，她和父母在青纱帐里躲鬼子。茂盛的青纱帐，提供了最安全的庇护。祖母的故事启发了我。每每我做了错事，必定要受到母亲笤帚疙瘩的“问候”，这时，我就躲进青纱帐里——家在村郊，出院门十来步就到。母亲遍寻我不得。我在青纱帐里藏着，估摸着母亲气消了，才低眉垂眼、磨磨蹭蹭回家。

在青纱帐里，我一个人蹦蹦跳跳，不时俯下身，折一支野花，幸运的话，会在玉米棵下发现野西瓜或野甜瓜。我高高兴兴啃着，看作是大自然送给我的礼物。即使没有瓜，也有别的东西可吃——折一根玉米秸，撕去外皮后，一点点咬，慢慢咀嚼，像甘蔗一样甜。

有时我大声唱歌。班上的同学总取笑我是乌鸦嗓，但在这里，玉米不取笑我，高粱不取笑我，燕子们不仅不取笑我，还站在电线上，排成五线谱，仿佛要把我的歌声谱成曲子。偶有一只野鸡，不知躲在哪里，咯咯几声，为我伴奏。

有时，我会吹刚学会的口哨。

如今，在老家，初秋，青纱帐依然会从田野上站立起来，葱茏如多年以前。在遥远的城市，我眺望故乡时，这片青纱帐依然会染绿我的心。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我的脚印，就和我从来没离开过一样。

我觉得这世上有两个“我”，一个面目沧桑，在城市的高楼间忙忙碌碌；一个固执地留在童年，在青纱帐里，迎着秋风唱着歌，一路奔跑，那四散的歌声，把周边的玉米棵撞得东倒西歪——那快乐，是郁郁葱葱不停生长的快乐啊！

多才多艺朱司厚

□张岩松

朱司厚正在练习书法。 作者供图

朱司厚，字慧峰，生于1937年10月，大专学历，山东省委党校毕业，退休前在泰山区土地管理局工作。他是我妻子的本家大哥，年轻时相貌英俊，如今进入耄耋之年依然耳不聋、眼不花，精神矍铄，身体硬朗，气宇轩昂，谈笑风生。

朱司厚多才多艺，可谓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他比较擅长的乐器有二胡、板胡、琵琶等，早年在范镇工作时，曾在范镇公社文艺会演时用二胡、板胡伴奏演出。在老家朱埠东村，很多家庭的进门影壁上，都留下了他的画作。

朱司厚自幼喜欢书法，退休前，由于工作繁忙，没能进行系统学习，但他总是忙里偷闲，有机会就捉笔弄墨，苦练基本功。退休后，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书法上，几乎天天临池不辍。经过几十年的刻苦练习，他的书法有了长足的进步，楷书、隶书、行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。他的楷书以颜体为主，兼具魏碑风韵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。朱司厚的书法作品给人笔画饱满、线条流畅、苍劲有力、气势磅礴之感，曾在泰安市、泰山区举办的书法比赛中多次获奖。

朱司厚心灵手巧，制作纸塑已有几十年的历史。纸塑，是以纸浆为材料制作的半立体或立体的作品，是一种以纸塑型的艺术，也被称为纸浆雕塑。制作纸塑需要先用竹竿制作雕塑骨架，接着用略粗的铁丝细细缠绕出需要雕塑的人或物的大致形状，然后用胶带把铁丝缠绕一遍，再一层层糊上纸浆。糊纸浆这道工序最需要耐心，需要一层一层地定型、加厚。纸浆干透后，还要再糊一层棉纸，将其梳平，再用白色乳膏或滑石粉修整，并根据自己的想法，精细地涂上颜料。朱司厚深谙纸塑技艺，他创作的人物纸塑如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、老子、姜子牙、济公、孔子等，无不古朴自然、形神兼备；他创作的动物纸塑如鹰、虎、马、牛等，皆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。